



电影春节档以来,《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屡创佳绩。很多人喜爱《哪吒2》,不仅因为它好看,更在于它再次证明了“认真做事”的意义。站在今天回望,国产动画电影今天的惊艳绽放,正源于中国动画人百年如一日的赤诚和坚守。

# 从万氏兄弟到饺子 国产动画一百年的赤诚和坚守

刘宗智 济南报道

## 一颗种子

“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哪吒2》的台词,不仅点燃了观众的热情,也映照出中国动画电影打破桎梏的决心。自诞生之日起至今,中国动画已有百年历史。

1923年到1927年间,上海《申报》曾陆续报道过我国最早一批从事“活动墨水画”或“滑稽画片”的人士,如制作了《暂停》(1923)、《过年》(1924)等片的杨左甸,完成真人铅笔画摄影片《狗请客》(1924)的黄文农,执导了动画特技电影《球人》(1926)的秦立凡等人。

在这批最早的中国动画创作奠基者中,不得不提的是万古蟾、万籁鸣、万超尘、万涤寰组成的“万氏兄弟”。从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到第一部有声动画片,再到第一部动画长片,他们创造并见证了这些历史时刻。

青少年时期的万氏兄弟,既拜过孔子上过私塾,也在教会学校学习过英文;既受到手影、剪纸、皮影戏等民间传统艺术的熏陶浸润,也见识过西洋影戏和类似“活动视镜”的表演;既能绘制传统的山水人物,也学过西式的素描和雕塑。这些“中西合璧”的

经历,让当时尚且年幼的万氏兄弟逐步成长为精通于技术并熟稔于艺术的“通才”,也正是这样长久的积淀,使其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中国动画的先驱人物。

得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的支持,万氏兄弟早期的创作探索从动画广告片开始。在万籁鸣先生看来,“这些广告片为我们提供了制作动画片的原始经验和极为朴素的动画理论”。1922年,万氏兄弟创作了《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动画广告片,虽然商业性质较强,但填补了我国动画产业长久以来的空白。

四年后,万氏兄弟在受邀加入长城动画公司后制作的《大闹画室》问世,这部动画短片仅有12分钟,讲述了一个淘气的纸人在画家的画室中捣乱的故事,这也是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动画片;十年后,万氏兄弟交出《骆驼献舞》,中国动画进入有声时代。

## 拾荒者

“做中国的动画”于万氏兄弟而言,绝非一时兴起的“三分钟热度”,而是一场持续几十年的热忱与责任。1941年,万氏兄弟推出了中国第一部长片有声立体卡通动画电影《铁扇公主》,该片成片1小时20分钟,是中国乃至亚洲的第

一部动画长片。影片上映一个半月后,因强烈的社会反响一度远赴海外,甚至影响了后来许多的日本动画从业者,其中就有日本的“漫画之父”手冢治虫。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万氏兄弟又创作了中国第一部剪纸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随后不久,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中国动画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大闹天宫》。《大闹天宫》由万氏兄弟中的万籁鸣与唐澄联合执导,分为上下两集,分别完成于1961年和1964年,改编自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前七回。据资料记载,当时没有电脑制作,全凭动画人手中的一支画笔,50分钟的《大闹天宫》上集和70分钟的下集,总共耗时四年,原画数量高达15.4万张,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精湛的艺术技艺,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誉。回想起兄弟四人在亭子间内设计、绘画的日子,万古蟾坦言,“很多年后,人们把我们万氏兄弟誉为动画领域的‘拓荒者’,其实,想当年,我们更像‘拾荒者’”。

汇聚了万氏兄弟、钱家骏、虞哲光、华君武等诸多名家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也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创作出了《神笔》《小蝌蚪找妈妈》《哪吒闹海》《山水情》《九色鹿》《天书奇谭》《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等一系列

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中国动画学派”的名号享誉世界。

## 复苏崛起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大量外国动画被引进,国产动画受到了严重冲击,动画人才流失严重。据时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严定宪回忆,“新公司会给这些人很高的待遇,甚至是当时上海美影厂员工工资的十倍”。如此一来,国产动画的处境更加艰难,再加上当时品牌意识形成较晚,国产动画错过了商业运作的黄金期。

2000年后,相比于动画人,电视台,动画公司和他们出品的动画作品的名号更为突出,比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大耳朵图图》、央视动画有限公司的《围棋少年》、广东原创动力的《喜羊羊与灰太狼》、湖南宏梦卡通的《虹猫蓝兔七侠传》、广东咏声动漫的《猪猪侠》、中国杭州玄机科技的《秦时明月》等。

2015年,田晓鹏执导的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横空出世,以9.56亿元的票房佳绩,开启了中国动画电影工业化进程的大门。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年,光线传媒正式成立彩条屋影业,与光线影业并驾齐驱,专注于动画电影的发展。

## 产业化进程

过去十年间,诸多动画作品中都出现了彩条屋影业的身影。比如“体系化生产”的《哪吒》系列、引领东方美学风潮的《大鱼海棠》、创造出“水墨粒子”技术的《深海》、对人性和社会深刻剖析的《大护法》等。其中,也涌现出了一批知名度较高的原创国产动画导演,比如田晓鹏、不思凡、饺子等。这些高质量作品相继问世,代表着国产动画产业化进程提速。

万氏兄弟之一的万籁鸣,曾在回忆录中谈到舶来品“卡通片”给他带来的震撼与冲击:“当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到外国卡通片时,心里不禁一震,画笔底下的人物果真动起来了!从此我视卡通片如珍宝,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买票观看,有的片子还会重复看多次,钻研其中奥妙。这样强烈的艺术理想,驱使我如同当年刻苦自学美术那样,发奋钻研,决心为创作中国的美术电影贡献自己的青春。”

从1922年到2025年,从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二维到三维,从创业时的筚路蓝缕,到“中国学派”的享誉世界,从面对外来冲击下的彷徨,再到如今的未来可期,中国动画不断前行,进行着民族化表达路径的探索。

□齐伟

电影《生息之地》借由少年徐闯的视角勾勒出四季流转中豫东乡土的生活图景。通过诗意影像书写“人与土地的质朴情感”,影片斩获了第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银熊奖最佳导演奖。

影片以1991年河南周口霸王台村为背景,巧妙地把岁月的流转凝缩于“春夏秋冬”的四季交替之中。镜头里四季的更迭,不仅遵循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更契合了中国人独特的生命逻辑——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一切都如同落叶归根般周而复始。

如同电影海报所展现的那样,厚重土地之上的坟墓与丧仪诉说着生命的消逝,而生机勃勃的麦田则寓意着生命的延续与轮回,这一静一动、一逝一生的画面,暗示着生命在这片土地上的循环往复,也体现了人们在时代进程中扎根成长,生生不息的坚守,为影片奠定了看似平静内敛、实则浓郁热烈的基调。

作品巧妙地将改革开放浪潮中的时代大事件放置于叙事的“背景”视角,转而将镜头对准了时代洪流下一个农村家族的春耕秋收、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徐闯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绘就一

幅时代微澜中的乡土画卷:徐闯的父母奔赴南方寻求机遇,为徐闯的人生烙下了“留守儿童”的刻痕;他在这里与姥姥、姥爷、舅舅、小姨相依为命,又与赖蛋成为挚交好友;在收麦遇雨时,他和大人们一同经历损失的痛苦,却又能短暂的休憩中享受分吃冰棍的惬意。徐闯视角所折射的是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质朴而单纯的生活,更是整个霸王台村,乃至于豫东大地传统农耕家庭的日常。

《生息之地》关注的,是处于代际变迁和现代化浪潮席卷的乡村,于四季的更替与生命的流转之间描绘出一幅充满诗意的“乡

村画卷”。展现在镜头中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中原大地,凝聚着诗意乡土的美学风格。乡村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日常被完美融合,春日清明的迁坟仪式、夏日金黄的滚滚麦浪、秋日里的新型秋收、冬日里的皑皑白雪,以四季更迭的诗意隐喻了乡村的生息与变迁。

《生息之地》的影像书写虽诗意却不悬浮,透过这片大地上的个体日常,呈现出人和乡村之间一种寻常、质朴的现实质感。这种现实质感主要来源于两个维度:其一是非职业演员及其方言演绎。在筹备期间,主创团队数次到访豫东地区采风选景,最终选定

永城鄆城、陈官庄、卧龙、双桥等地作为主要取景拍摄地,并从永城当地群众中海选出非职业演员,以河南方言作为影片对白,力图捕捉演员与中原土地最深情的链接,最大程度还原20世纪90年代的河南乡村生活。其二,影片通过运动长镜头的方式真实呈现了北方的泥土、麦田、村庄,直面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传统农村曾经历的转型阵痛,勾勒出一幅传统农耕文明即将消逝的现实主义图景,如同柏林电影节评委所赞誉的那样,“让观众始终沉浸其中,无法移开目光”。

(据《文汇报》)